

迷城•兽笼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59012)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459012>.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Gen ,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朝歌风云
Relationship:	殷寿/殷郊 , 姬发/殷郊 , all殷郊 , 非单一情感关系 , 无固定情感关系 , 群P - Relationship , All苏全孝 , 崇应彪/殷郊 , 崇应彪/苏全孝 , 姜文焕/殷郊 , 姜文焕/鄂顺
Character:	殷郊 , 殷寿 , 姜文焕 - Character , 姬发 , 鄂顺 , 崇应彪 , 苏全孝
Additional Tags:	质子团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5 of 如此肉体，杀之可惜
Stats:	Published: 2023-08-19 Completed: 2023-08-24 Words: 8,478 Chapters: 3/3

迷城•兽笼

by [HeartlessWoo](#)

Summary

《如此肉体，杀之可惜》第4.5章

原本打算作为质子番外，但涉及到了一些剧情连接，所以放在这里作为一个过渡

朝歌是一座迷城，也是他们的兽笼。

Notes

第一章剧情过渡

第二章是后记

第三章放质子篝火淫趴番外嘿嘿~

Chapter 1

何为质子？

四大伯侯合八百小诸侯，各遣其子，入贡大商，是为质子。

诸侯如有谋反者，先杀其质子，然后族灭之！

他们，质子们，坐在马上看着苏全孝，他们的兄弟，捧着为他自己准备的屠刀，一步一步踏入他父亲给他设的屠场。

声嘶力竭的呼喊在空中呼啸回荡，久久不绝。

父亲！

只唤回冰冷锋利的箭雨阵阵，止于步前。

冀州城外的雪让他们每一个人浑身冰冷。

苏全孝的血将他们浇淋得浑身滚烫！

是谁杀了他？

是谁杀了他！

反贼苏护！

反贼苏护！

他的父亲！

在他们血液澎湃的吼叫声里，过往的一切好似一场浮梦，被刀枪剑戟，巨石火烧击得粉碎。

就像眼前的冀州城一样。

他们在斩杀叛贼。

他们又何尝不是在被人屠杀。

质子营八年的时光，是他们余生中最轻松简单纯粹的日子。在这里，没有父亲，没有家族，没有身份。哪怕他们之间的确有派系矛盾，可那也不过是父辈之间的恩怨，与素昧平生的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在这里都逐渐淡化，完全消弭了。他们是质子，囚徒，被家族被父亲抛却的儿子。只有姬发说他不是，他是为了成为大英雄赢过哥哥得来的机会。为此崇应彪一直看他不顺眼，大家都是质子，弃子，就你不一样？西岐农夫，一身的大粪味儿！主帅却看重他，殷郊也和他形影不离！

但他们的纷争从来是光明正大的，崇应彪有话就当面骂，有架他们也是立刻就打！没有阴谋诡计，更不会有人敢在战场上背刺。战场上没人能把自己的后背交托给无法信任的人，崇应彪就是捏着鼻子也一定会救姬发。他们是军营之中一起生活的伙伴，主帅麾下的士兵。他们都是主帅的儿子。他们是兄弟，是手足。他们一起被扔在野地里，一起长大，同吃同住，同饮同睡。他们受到一样的训练，一样的艰辛，一起冲锋陷阵，一起经历情欲。主帅给了他们能得到的最平等的机会，大家平起平坐，他们都只能依靠自己的本事争取地位，他们从来只凭拳头说话，哪怕是殷郊，也得先把他们打服。

战场上没有仁礼道德，没有身份地位，死亡平等地收割他们的性命。他们从战场上下来，要么活着，要么死去。死去的人他们带回他的尸体和姓名，活着的人自己挣来满身的荣光照耀自己的名字！

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了，他们真的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主帅那样的英雄！

但这不过是脆弱的假象罢了。

苏护谋反的消息传来，这简单的生活被撕扯开露出狰狞的面目。

他们的兄弟，他的父亲，将他扔在外面八年，不闻不问。

而今他却挥动了屠刀向着自己的儿子！

他的父亲！刺穿了他的喉咙！

无顾他的呼唤，父亲！

但他没有父亲了。他的父亲早已将他抛弃。

冀州城破的夜晚，他们聚在火边久违地又一次谈起了自己的父亲，彼此的父亲。原本以为可以忘怀的姓名如今和他们生死攸关，惶惑的气息萦绕在柴火边，随着燃烧噼啪作响。

"这一杯敬我们的兄弟苏全孝。"他们祭奠死者。

"苏全孝是叛贼之子，他不配做我们的兄弟！"唇亡齿寒，没人愿意步苏全孝的后尘，可这都由不得他们自己！

愤怒，恐惧，无助，他们又吵又打又滚，火焰熊熊地燃烧，热血驱除寒意，但众人心中恍恍，有什么不同的气味游荡在营地，火堆旁仿佛野兽在旁，虎视眈眈，令他们芒刺在背，如坐针毡。

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都不缺乏直觉。他们是手握刀剑的战士，他们是杀戮者，此刻他们却无助地感受到命运的屠刀，如同惶惑的羔羊，他们推搡，挤压，翻滚，拼命想要夺回自己的力量，斩杀这身不由己的命运。只有殷郊还能坐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争斗如常，仿佛这不过是一个寻常胜利的夜晚，他心系着父亲的伤，他的父亲不会这样的，这不是他的命运……

现在他跪在刑台上，父亲的锁链是如此紧紧地将他捆束，勒着他的脖子让他窒息，挣扎不脱，动弹不得。他也被卷入这罪恶的潮水，不得救，亦不得活。他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的父亲吐露最后的话语，冰冷锋利的斧刃落在他的脖子上，他的疼痛愤恨到达顶点！挣扎暴躁着不肯低头！为什么，为什么要让他恨他！他情愿死在战场上，被父亲注视着，还爱着他，他也能爱着的父亲，而不是像这样浑身浸在毒液里！"殷寿！"他恨他！他恨他！

他们，质子们，曾经的战士，现在的侍卫。他们曾经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如今他们是他刑台的看守。他们眼睁睁看着殷郊，他们的兄弟，一步一步走上刑台，看着他跪在那方寸之地被牢牢捆缚，看着冰冷的斧刃高高扬起，看着他无谓的挣扎咆哮，恨意盘桓于空，久久回荡不绝。

父亲！

他们曾以为殷郊是幸运的，他可以留在自己的父亲身边，他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还那么爱他。可他居然要杀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又要亲自下令杀死他！或许他才是那个最不幸的。他们曾经还同情过苏全孝，没想到他才是他们之中最幸运的。他们的结局都是相同的死亡，至少他死在温情里，哪怕那是夺走他性命的，虚伪的温情。

他的梦碎了一个还有一个，现在他们的梦都碎完了，他们只能在痛苦中死去了。

华丽的大殿之上，步步杀机。鄂顺被自己的剑架在脖子上，引颈受戮。他的父亲冲他走过来，要他杀死他，另一个父亲，也要他杀死他的父亲。他死的时候满脸愕然，眼中苦痛死死盯着殷寿。他的主帅，他最崇敬，向往的英雄，他们生死追随的人，他们心心念念想要成为的人！他们的王！

他举剑奔向大王，但并非是鄂顺背叛了殷寿，而是殷寿背叛了他。他们以为自己是商王的英雄，他却要他们杀死自己的父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切都不一样了？自从踏入这朝歌城……他眼中的光陡然破碎，化为死灰逐渐将他的眼睛覆盖。

愚蠢。

殷寿抽开刀，父子的血汇在他脚下。

如果是过去他还会感到失望，但现在殷寿只感到好笑。八年不见的父亲一见面就是要他的性命，他却不能认清形势，竟然巴巴地还想找回自己的父亲？

鄂崇禹居然好意思哭喊着他的儿子，儿子？可笑！你不是最想叛乱吗？看看你得到了什么吧！不是父亲死，就是儿子死。但现在，他们只能是一起死了。

哈哈哈哈哈！我弑父杀君？你们又和我有什么分别？还想要高高在上地来指责我吗？

他早就知道了，这些虚伪的，冷酷的，父亲。他们配做什么父亲！是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儿子，现在又想要把他们捡回来。

什么天地人伦，忠孝礼义，血脉亲情！他们不过是要他们的儿子永远跪在他们的脚下做他们的奴隶！他为什么要尊敬他？就凭他是父亲？他是王？他父亲眼中永远就只有他的兄

长，哪怕他的兄长殿前持剑，也不过欢笑着要他的启儿，启儿为我舞剑。被你最疼爱的启儿杀死是什么感觉啊，父亲？哈哈哈哈哈哈！可笑！可笑！倒是方便了他！冀州城久攻不下，他们派他亲征，难道是真的希望看到他满身荣光地回到这朝歌城吗？可他不仅回来了，他还带回来了自己的机会！这就是他苦苦等待的机会！现在他终于做到了！他站在了这里！他是天下的王！踩着他们的尸体！

冀州城外，他搂着死去的苏全孝面露悲痛，真心实意！

那个人不配做他的父亲！就像他的父亲！不仁不义，不慈不爱。他甚至不肯回一句话！苏护不在乎苏全孝的死活，难道苏全孝还要当苏护的狗吗？他是作为他的儿子，我的儿子！你们的兄弟！他是为了自己的父亲而死！他死的时候满面带笑，热血浇融层层冰雪……

是谁杀死了他！

是谁杀死了他们！

他的父亲。

他们的父亲。

虚伪的，冷酷的，不配做父亲的父亲。

他们都是他的儿子！是他把这些被抛弃的儿子，大商的质子收留起来，给了他们容身之处，精心教导，用心培养；是他给了他们平等的机会，指明方向，让他们不用成为囚徒，而是成为英雄！让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往上爬，就像他自己那样。生和死，很公平，而不是靠那遥远的父亲的漠不关心，根本没有的宠爱！

难道他们还有别的路可选吗？难道他们不应当粉身碎骨以报答他吗？他只是收取这理所应当的回报，是他给了他们想要的，他们可以得到的一切！至少他是公平的，从不偏心，任何人都要凭自己的力量在他这里赢得地位，连殷郊也不例外。他平等地爱着他的每一个儿子，教导他们，培养他们，也平等地掠夺他们，欺骗他们，杀死他们。

他所有的儿子，他需要他们的力量，他把他们打造成为他最严整的军队，他等待着机会，让他们和他一起，向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复仇！他们本可以一起赢得大商的荣光，和他一起取代他们的兄长，父亲！他们本可以是他当之无愧的儿子，他们却不要他这个父亲，转而巴巴地要回到抛弃他们的父亲身边。

愚蠢！多么的愚蠢！你不杀父，则父必杀你！你杀了父，就可取而代之，做自己的主人！为什么他们都不能明白这一点！

"救殷郊！"

救他！他们的兄弟！

"姬发！你竟然敢骗我！"

殷寿暴怒着扔下手中的头，破碎陶罐染血的土！

就这么想要救殷郊？他的儿子就这么把他迷得这么神魂颠倒！

好啊，殷郊今天必须死！

"即刻开斩！"

崇应彪拼了命往上爬，他只是遵循本能，听从命令，像嗅着血肉的鬣狗，咬住就绝不松口。他在城里掘地三尺地寻找殷郊，在战场上他会毫不犹豫地救他，在这里也可以毫不犹豫地杀他，这是主帅的命令！主帅下达命令，他就拼命执行，一旦达成他就会得到应得的，现在，他是北伯候了！

他的父亲？他输了。崇应彪只臣服于比自己强大的人，他直觉他不要再落在任何人的手里，任何父亲。他必须站得够高，更高！他要做自己的主人！只要王可以给他想要的，满足他的胃口和野心，喂给他新鲜的肉！

他看着殷郊桀骜忿懑的脸，手起刀落，大好的头颅滚滚，血溅在他的脸上。他看见姬发和王在城墙上争斗，他看着王从城墙上坠落。王死了，再没有谁能站在他头顶上！他就是王！

"都听我北伯候的！"

利箭破空，直入左眼，美梦破碎，他倒在殷郊的血泊里。

姜文焕看着城池陷入混乱，姬发骑马纵身而出。

大殿上他曾陷入迷茫，他举着刀怎么会面对着自己的父亲？八年未见的父亲，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剑尖，拥抱着他，要他活下去。虽然陌生了，但这是他的父亲啊！父亲要他活，这是他的父亲，不是苏全孝的父亲！

殷寿要他们追捕殷郊，他就在城中迷头乱走，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他知道是姬发救走了殷郊，但他要如何背叛他们？是主帅教导他们要互相信任，情同手足。现在王却要他们相互背叛……一切都变了。他是东伯候了，可这不是他挣来的！是父亲的血灌注的！还有姑母的血！他以为自己是英雄，现在他是弑父的孽畜！他不是东伯候！他做不了东伯候！

但他是谁？

他们是谁？

到底是谁？

每一个人都心中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一切都变的不一样了？这么复杂迷蒙？

他们不是凯旋回到这座欢呼迎接他们的城市吗？庞大华美的朝歌却将他们吞噬。他们褪下战场上的盔甲，穿上华贵繁复的衣，站上森严阶级分明的阶梯。人类世界的呼唤重新回荡在他们耳中，人类的衣服规训着他们的行动。他们重新被他们的身份俘获，他们不再是自己。主帅成了大王，殷郊成了太子，他们成了侍卫。他们踩在自己用命换来的位置上，摇摇欲坠。他们彼此分隔开来，卷入这场不属于他们，也不由他们来结束的纷争。

朝歌的城墙就是他们的牢笼，他们是被关进笼子的兽。他们只学过冲杀杀戮，他们没有学过这城中的迷障软影，他们只有本能。于是他们开始不死不休，在笼中相互厮杀。

曾经他们为了王国的荣耀而战，现在他们为了什么而战？

在质子营里，他们都是同病相怜的儿子，被抛弃，被遗忘，远离家庭的温暖，父亲的庇护，在荒野中自生自灭。他们靠自己挣扎求生，从尸山血海里走出来，踏着自己同伴的尸体，他们的兄弟，无法回乡的儿子。他们没有家族，他们只是王国的战士，自己的战士。他们训练，欢呼，争吵，斗殴，一同步入生死的边缘。但生死总是简单的，至少他们知道自己杀的是谁，又是被谁杀死的。如果这样的平静可以永远持续下去就好了。

但一切都变了。

朝歌是一座满是迷雾的城，漫舞笙歌，绫罗绸缎，飘满帷帐消弭了战场的风沙和刀光，也遮蔽他们的眼睛，让一切都看不清晰。万丈软红，唇枪舌剑，风云变幻，暗潮汹涌，阴谋诡谲，比战场更危险。他们被困在这迷宫之中，晕头转向，做着无谓的困兽之斗，流尽鲜血，最后都被这座吃人不吐骨头的巨大城池吞入腹中。

他们都被骗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是一种奢侈，他们都太过卑贱了。

是谁杀了他们？

他们的父亲。

他们父亲的父亲。

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祖祖辈辈的恩怨交错在一起，他的父辈们犯下的罪孽，都顺着他们流淌到他们这里。他们是谁的儿子，就继承谁的罪恶，他们不得不为此厮杀。他们被他们父辈的争斗放在了位置上，可又有谁真的在意他们的性命呢？除了他们自己，他们彼此？

他们以为自己是英雄，可他们不过是祭品。他们一直都是。他们是质子，是囚奴，他们是那虚妄的天道的傀儡，他们是这盛大筵席上的祭品，他们来填满那封神榜上巨大的空白，他们就是这王朝的献祭人牲，由他们的父亲献给王朝，又由王朝献给上天。他们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谁都能杀了他们。

他们以为自己在追寻自己的东西，但他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像一群还没长大的孩子，他们还在寻找着自己，寻找着父亲，寻找依托的感情。他们以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他们的父亲却要来夺走他们，掠夺他们，占有他们。他们从来不属于自己，他们属于他们的父亲。父亲把他们抛弃，又还不肯放下锁链。他们的命拴在他们父亲的手里，不得被拽入到他们的血脉带来的诅咒里，沦落在漩涡之中无法脱身，哪怕他们不想进去，哪怕他们什么都还没做，他们早已身在局中了。

自从踏入这朝歌城，满城欢呼原来就是他们的丧钟鸣响。
他们一个一个走入这座城，就被囚在笼里。

城门的栅栏落下来，姬发在笼子外面，姜文焕在笼子里面。

"迎敌！"

他笑着转头回身，他是战士，他不会逃避自己的任何一场战斗，无论敌人是谁。
他会死在这里，死在他的战场上。这就是他的位置，这里就是他的归宿。

他们都不能活着出去了，但姬发可以。

他会替他们活下去，他们的兄弟。

子·弃子·质子

Chapter Summary

《迷城·兽笼》后记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这血脉的锁链，唯有自己斩断。就像殷寿做的那样，殷郊就要做的那样，苏全孝亲手斩断了，要么杀死自己！要么杀死父亲！

姬发斩不断，他就永远被困在这里面，他的子孙也要延续这诅咒，直到大周覆灭。

但谁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又是谁的儿子？

或许只有等他们死去，他们才能成为自己。

是谁杀了他们？

他们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的父亲。

如果说母亲的脐带是他们的营养生命的来源，父亲的血脉就是拴在他们颈上的锁链，把他们拖入来自父祖的漩涡之中，所有人都被同化，无人可以幸免。

殷寿的话是有道理的，一个人要成长为独立的人，就必定要打破任何附加在了我们身上的已有的概念的束缚，而反抗父亲其实就是打破权威的过程。在父权社会里，父亲并不是血缘上的身份，而是权威的象征，他们把握着自己儿子的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殷寿自认是他们的父亲也没什么错，他把握着他们的权力，他当然就是他们的父亲。这就是父权社会下对于父亲的认知，他只需要考虑权力，也就是怎样去使用他们，利用他们。哪怕有情感，但在利益关系之下都显得无足轻重。他是真的感到自己是很公平，做得比他父亲和他们的父亲好的。父亲需要子嗣，但不是需要这一个子嗣。他们考虑的是继承同时还有忌惮，儿子是血脉延续，同时也是潜在威胁，利益的竞争者。权力，地位，甚至是遥远的距离和时光也可以湮灭感情。

在这种情况下，儿子们从始至终都在被利用，不是被他们的亲生父亲，家族，就是这个养父，君父。他们想要成为自己，就必须反抗父亲，杀死父亲，打破权威，否则就会被他们的父亲拖入不属于他们的泥潭之中淹没致死。女儿们也是一样的，哪怕母亲把握了一定的权力，但所有的权力都会流向父亲。姜王后，真正的苏妲己都不得不依附于她们父兄的选择，父系的权力，她们都被卷入到的是属于父系的争斗里。女儿想要获得自由，形成独立的自我，依旧需要反抗父亲，杀死父亲。

这也是为什么从父亲的权威来看父权制一定会灭亡。在父权制度下，父亲才是那个绝对的权威，只有父亲是需要被打破，被杀死的，因此人的独立人格形成过程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条性别单一的道路，这种性别的压迫，分歧是人为造成的，每一代都在自发培养。父亲如果不想要被杀死，就必须让渡权力。否则，他就和狮群的狮王一样，王的最后结局都一定是被挑战杀死，被夺取地位权力，没有谁可以善终。儿子成为父亲也不过是循环这一结果而已。

父子的诅咒想要被打破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离开这个位置。父亲不再是父亲，儿子不再是儿子。或者说父亲只是父亲，儿子只是儿子。消除权力地位的父子，让父子回归到本初的亲缘。儿子就不再需要杀死父亲，父亲也不用再杀死儿子。

殷寿的反抗是不彻底的，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却不能摆脱他。他遵循的逻辑是权威者可以被替代，杀死父亲，你就可以取而代之。他承认了他父亲的权力，想要进入到这个权力体系里面来，并且用同样选择用压迫了自己的方式去把握别人的权力，和父权合流。那么

他也就继承了自己父亲的罪恶，自然要承担这个后果，承担罪责，被谴责，被推翻。帝乙杀死了姬昌的父亲季历，姜子牙的先祖是世代人性的羌人，他们的恩怨代代承续，帝辛即位当然就要继承大商的罪恶。王朝的覆灭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点一滴。无论是延续多久的王朝，从它的建立就开始不断衰亡，每一刻都在加速腐朽。它的制度就不足以支撑它的延续，每一刻都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

殷寿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反抗父权必然会导致反抗君权。父权，君权，神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会接连倒塌。君权神权本就是父权的延伸，它们是一体的，逻辑是一致的。一旦允许了弑父杀君，就意味着规则被打破，上位者一定会被推翻，权力者可以被取代，没有人可以坐得安稳。天谴根本不在乎殷寿是暴君还是明君，它惩罚他是因为他破坏了这个规则，这才是他们拼了命也要维护的。所以殷寿是不可能再在这个权力体系里面得到认可的。

殷寿可以反抗自己的父亲，那么他的儿子当然也可以反抗他。他动用道德体系来培养他们的忠诚，当他亲自打破了这一切，他必然要遭到反噬，他确实应当忌惮。

殷寿曾代表他们以为的荣耀，以为的机会，他们寻求的人生意义，现在一切谎言都被打破了，他们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完成自己的成长，反抗他们的父亲——权威。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成功，有的人死去。

殷寿杀了自己的父亲成为王，崇应彪杀了自己的父亲就成了北伯侯，殷郊最后也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成为神，姬发要杀死殷寿——也是替代了父亲的象征来找到自己的方向。

不过我依旧感到姬发的成长是不完善的，他虽然打破了殷寿制造的假象却还在寻找一个更加高尚的存在，真正的精神独立意味着不再寻找外在的权威而可以找到自己内在的稳定。希望他可以在接下来的道路上继续成长吧。

Chapter End Notes

三刷才发现，苏全孝赴死的时候，殷郊和姬发在马上都流了泪。苏全孝死了之后，千军万马一起回答殷寿的问题的时候每一次看都感到非常震撼，这一幕真的是先声夺人，让人热血沸腾啊。被删除的花絮里还有崇应彪和姜文焕一起在雪里救殷郊的片段，他们的感情想必曾经真的是非常好的。想想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任何政治训练，在殷寿的有意为之之下作为刀被培养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想写这篇了，但最后因为剧情原因不得不调整到这个位置。

第一次看的时候本来还有点看不惯质子们的文戏，觉得有点打脑壳，看了四遍以后觉得都还真挺不错了。考虑到几乎都是素人选拔上来的演员，台词居然还真的挺好的。而且苏全孝和姜文焕的演员居然是台湾人，怎么做到没有口音的！厉害了！

乌尔善大善人真是培养和输送了一批新鲜血液啊！

又看到好像有消息说姜文焕没死，他在原著里结局都是比较好的，更期待了。原本以为刷不动了，看完龙吸水，感觉还可以再刷刷，哈哈哈哈哈。

篝火·营火·战火

Chapter Summary

《迷城·兽笼》番外
又名，篝火，大商淫乱。

All苏全孝 All殷郊
崇应彪/殷郊 姜文焕/鄂顺 姬发/殷郊 崇应彪/苏全孝 姜文焕/殷郊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营地里，火堆旁，他们围坐一团，达旦痛饮，枕旦高歌。一两句无伤大雅的口角，不知从谁开始。谁的酒杯砸过来，浑浊酒液洒落满地，溅湿满身。谁的盔甲撞上谁的，周遭催促鼓动，叫嚷欢呼，像兽群的呼号，动物们肆意狂叫，遍地撒野。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以最热烈的声音盖过夜晚的安静，于是他们大吵大嚷，随意挑衅，碰撞，相互推搡。浑身的精力无处发泄，心中的恍恍无处散发，肌肉还紧绷颤抖，心脏仍在急剧抽搐，尚未痊愈的伤口隐隐作痛，身体狂躁难安，鼓噪热血，沸腾难息，在战场上点燃的火，在营地之中继续燃烧，燃烧着他们身边空白的寂冷的缺口，绵绵不息。他们不能不碰撞在一起，用更多的疼痛，逃离疼痛，减轻疼痛。他们推搡着摔在一起，抓着彼此的手臂，肩膀，拳头落在带着泥土和血的铁甲上，手掌拍打脸颊，额头碰撞鼻子，酸痛怒火，坚硬骨头嗡鸣作响。伤口在绷带后迸裂，血新鲜地流下来，覆盖在凝固的血痂上。血腥气味在火堆上萦回盘旋，令每一只兽都饥渴难耐，不甘寂寞。

他们纠缠到一起，难舍难分。从拳头到啃咬，从碰撞到撕扯，铁甲内衫撒落一地，铺陈泥土，皮肉相贴，结实的筋骨肌肉相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们抓紧对方在地上翻滚，谁的力气大，谁的拳头硬，谁就在上面。趴伏着，骑跨着，相互拥抱，坐在腰上，坐在脸上，被压倒的，哪怕本看不顺眼的两个人也滚到一起，再讨厌的人也纠缠不清。没有亲吻，只有撕咬；没有爱抚，只有抓握；粗野的直白的肉欲，充满争斗，霸占，征服，暴力，血腥。

越痛，他们就越痛快。

殷郊最疯，从他开始，随手抓着身边的人就滚到野地里，在野草雪堆里打滚。钢铁的冷硬贴着肌肤，冻得他们浑身震颤。姜文焕对殷郊总是带一种哥哥般的宽容，他会顺着殷郊的动作，从不与他相争。殷郊撕扯他的衣服他就任他扯，殷郊要骑在他身上他就任由他骑。他躺在地上抓着殷郊的腰看着他像匹烈马一样折腾，感受自己被裹在那狂烈的身体里，滚烫蓬勃，热气腾腾。

崇应彪总是兴致勃勃地要把殷郊压在地上，按在身下，殷郊却不肯相让，他们便总是抓着对方翻来覆去地上下调换，哪怕崇应彪插在殷郊身体里，殷郊也能把他拉下来自己狠命往下坐，几乎要把崇应彪坐断了。他们各有输赢，相互折磨着乐此不疲，汗水相融，滚烫吐息，将冰雪融化成一滩水浸湿他们赤裸的肢体。

苏全孝喝完酒脸上带着红晕，迷迷糊糊，晕晕乎乎，软软地来者不拒，逮着谁都叫哥哥。他顺从地被人带走，被他们抱在怀里，围在中央，被揉捏着轮番地进入。大腿打开，双臀相叠，幢幢人影，层层交叠。苏全孝在中央大口喘息，肉体起伏，伸着脖子仰到身后的怀抱里。眼前星空火光交映，好似蒸腾在火焰里，飘飘欲仙，不知多少把他填得满满让他忘却一切，忘却生和死，离与别，他的家……

姬发时常孤身一人坐在火旁擦拭弓弦，满地凌乱，视若无睹。火焰晃动，激烈消散，战场余韵通过指尖，在他的身体细微震颤。他静静感受自己的身体，等待着在平和之中消化。但只要殷郊过来，他就不会拒绝。

崇应彪于是更加讨厌姬发的故作清高，每每要寻衅滋事，故意在殷郊身上寻求关注。殷郊把他踢开去找别人，他就冲进人群里把苏全孝从别人身上抓起来抱到一边，自顾自地在他身体上发泄。他听见殷郊和姬发的笑声就越加心气不顺，怒火中烧狠狠顶进苏全孝身体像是刀刀要捅在姬发身上。苏全孝紧紧揽着他的肩膀挂在他身上摇晃，搂着他脖子喘息，嘟嘟囔囔地喊着哥哥哥哥，身体因快感而紧绷收缩，连崇应彪也忍不住对他温柔一些，不自觉地放缓身体好好操他，他总是在他这里得到短暂的安慰。他像是野兽堆里的小绵羊，他们的小弟弟，大家小小地欺负他，捉弄他，都只是玩闹。

鄂顺安静羞怯，喝醉酒就坐在一边静静地笑，身体却也难以自制地沉醉在这狂热混乱的夜晚里。他喜欢姜文焕身上的味道，于是粘着他不放，他们住在一起，营帐里交融的他们的味道，安歇之处，是让他安心的味道。他扒拉着姜文焕的衣服，贴上去，靠着他，把他往地上带。他们摔倒在一起，就自然地贴合，鄂顺不肯撒手，反而更加黏糊撒娇。他知道姜文焕会纵容他，哪怕他一贯矜贵自持，欲望蕴藏在人类的外表之下，也浓烈难挡。他们迷蒙的眼中映着火光，彼此燃烧，相互吸引，坠入火堆，欲火焚身。鄂顺在姜文焕身上打滚，姜文焕就抱着他；鄂顺抓着姜文焕的小臂把他拉到营帐里去，情欲里他褪去羞怯，心急不耐。姜文焕喘着气被他拉着领子吻上去，他们在营帐里丢盔卸甲，赤裸相视；好似刀枪相碰，铮铮之声。

散落营地之中此起彼伏的喘息肉欲，鲜活的肉体炙热交叠，点燃彼此，火星相燎，接连不断。

战场上断肢残骸，开膛破肚，一块一块骨头如这火堆中的木块噼啪作响，熊熊燃烧，火焰燎原。

燃烧他们年轻的血肉，他们的灵魂，燃尽他们所有的欲求，燃尽天光，燃尽热血，燃尽尸首的冰冷，和刀兵的冷冽寒光。燃烧那些遥不可及的，求而不得的，回转无望的所在，和身处的囚笼。

他们在这黑暗里燃尽了疯狂，又做回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士兵，一个一个的儿子。一个一个英雄。

而后再死去。

他们睡在野地里，和死人相拥，血肉相融。他们睁开的眼，不肯闭合。仰望天际连绵不断，映照星河。那穹顶之上，英雄的殿堂，神圣庙宇。他们的梦。直到他们死时，他们都在梦里。他们是王国的英雄，满身荣耀，披挂上阵。金戈铁马，战鼓嗡鸣，震声隆隆；万马奔腾，刀兵入肉，浴血翻滚……血肉的消散不过转瞬，有谁冰冷的埋在地里，有谁躺下就再不醒来。醒来的人从彼此的身体之上起来，从彼此的尸骨之上爬起来，不过再一次，直面死亡。

他们不愿沉沦的这些记忆，就让它们在火中燃烧吧。

燃烧，越燃越烈，越燃越尽，就燃尽他们吧，这火。让他们只做野兽，只有生死，性欲，肆意狂欢。燃尽他们的血肉，灵魂，渴望，梦想，这王朝的火，战场的火，营地的火，身体里的火，欲火，怒火，悲欢的火，生命的火……

火焰灼灼，一夜无眠。

Chapter End Notes

后记：偷了点懒，不是很长。崇应彪/殷郊，姬发/殷郊之后单独写。

这一章让我想起两句诗：死于水的费勒巴斯，请记住他也曾同你们一样英俊高大；溺水而死的人总是脸朝着太阳。

O you who turn the wheel and look to the windward,
Consider Phlebas, who was once handsome and tall as you.

Death by Water by T.S. Eliot

The drowned face always staring
toward the sun

Diving into the Wreck by Adrienne Rich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